

中國現代
短篇小說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

ZGYDDPXSGC

第三卷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钩沉

北岳文艺出版社

看到墨龍般日子對面蔥郁的小山 的反光公碧綠中跳出
的却浮起疼痛兩頰泛著紅暈似乎 夏幻的水氣盤旋于峰
霞前下着寒允的小現在他前額算起 于是我听到平靜的水流
眼睛閃著青光漸地奇光熾成波 落下一團雲影二層一層
珠光眼睜中跳出來突然照我心像 我隱約看到了一個打
中一個魔一般的一切悲怆苦悶好像 這人影慢慢清瘦起來
的沉了下來我歡悅看前面那片青 她站起拖著博史的女兒
急的山峰不自知地打堂下來 露出修長的胸指披著像頭髮一
時候太陽正从山峰后面升上來緩緩 友冉冉地上升上升懸像一輪明月
在魚群的羣山上掀動時聚時散黑的眼晴凝視着大地微笑的嘴角蓄着

的反光公碧綠中跳出來混濁着縹渺

夏幻的水氣盤旋于峰間的雲情上面

是我听到平靜的水流聲

團一團雲影二層一層一層

LT00002245600



I246.7
206:3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钩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

第三卷

北京文艺出版社

樊 骏

孟繁林

桑逢康

黄万华

黄淳浩

沈斯亨

张大明

张建勇

卓 如

王 信

王保生

刘杨体

刘福春

编

者（按姓氏笔划为序）

目 录

徐 盈	
黑 货	(1)
寒 波	
炸 毁	(21)
罗 烽	
荒 村	(39)
张恂子	
铁窗红泪	(50)
小 松	
部落民	(61)
陌生人和一个女侍	(90)
谢冰莹	
夜半的哭声	(99)
杨 刚	
黄霉村的故事	(112)
张白山	
王参议	(149)
爵 青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钩沉·第三卷

荡 儿	(160)
遗 书	(183)
沈天鹤	
苹果脸的消失	(197)
翁荷因	
堕 落	(207)
疑 迟	
雪岭之祭	(214)
艾 乡	
杏花村	(270)
毕基初	
青龙剑	(284)
金交椅	(293)
靳 五	
张瞎子与王绝户	(316)
侯少君	
第三个师父	(325)
徐开垒	
两城间	(330)
沈维特	
订 婚	(343)
萧 艾	
老 手	(371)
安 分	(385)
林 鸟	
独身的人	(405)
康 民	

目 录

油漆未干·····	(413)
疏 影	
染·····	(424)
张 憬	
万松岭上·····	(440)
闻国新	
暖 昧·····	(452)
马 骊	
陈胡子想了半夜·····	(463)
关永吉	
混 人·····	(474)
流 民·····	(489)
高 深	
新 秋·····	(510)
山 丁	
伸到天边去的大地·····	(529)
雷 妍	
白马的骑者·····	(558)

黑 货

—— · 徐 盈 ·

一睁眼睛，又是好太阳。人还没有起床，守边司令部的保兵，便鲁莽地推门进来向我传令了。赤足的足根靠拢，黑手伸到泥黑色的帽沿上，恭恭敬敬地说着流利的汉话：

“司令官请委员一定过去吃午饭。”

跟着他就从怀里掏出金字红帖，双手捧上。我举手接过来，顺便放在桌上的一堆请柬中。自从到了万山丛中的首城以后，矿石封在箱子里，还没有顾得整理，许多的工作都等待着展开。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个念头便是“今天一定要——”，可是本周来请客的帖子竟收到了整打以上，来来往往是些推不脱的应酬，一扰就是一天。我自嘲自己真像是什么了不起的矿石，值得每天在这小城中的高贵人家展览。

“司令官说请早到——不来催请！”

保兵再恭敬地立正后，便带着室中一群苍蝇离去，使室内群蝇起了短时间的骚动。我起身漱洗，这群苍蝇又追着来分润；我研墨写字，有个苍蝇在墨水上洗过澡，又飞到白纸上拭身。“这么一个讨厌的地方！”我心里在骂手却在写。我在写一封信给同路来

的汪处长，如果我们又是同时被邀，请他代我向主人道谢，说人有点不好过。我怕这里的吃饭规矩，一天只吃早晚两顿，外加点心和消夜，普通所谓中饭，实际要到午后四点才得吃。边地的日照时间是那么长，好像只有用吃饭来消磨似的。

走下旅馆的高楼，下面却比上面凉爽几分。我找到浆糊罐来贴信，忽然发现昨天才装进去的新浆糊中，已经有了蠕蠕的小生物。天气的确是好到万分，所以不论什么都在竞争着萌发。只得杀了几条小生命把信封好，拜托账房派人送到禁烟督察处去。

我走到街上，以解放的心情，在融和的太阳下，愉快地散步时候，微微地感到些燥热，像是小虫子混身乱爬。这首城自奠基以来从未设过澡堂，旅行两个月从未正式洗过澡。今天我下定决心，“今天一定要——一定要到附近的山里作短途地质旅行”。同时便决定先设法吃饭。四周的群山在太阳下矗立着，像是害羞似的蒙着一重纱，这情景更令人起了非凡的向往，我的工作正是要揭开她的这重纱。

那一条联接着城内外的惟一干路上，饭馆只有两家，这也就是全城的惟一饮食店。我走过这家，又到了那家，这两家的门口都悬起了乌金墨玉的“毕”字长牌，正在烈阳下闪闪发光。我硬着头皮走进那家门面最好的去问，能不能特别优待下远客，恰巧那店掌柜还认识我那双爬山的皮鞋，他陪着笑说道：“委员那天不是在县长的席上吗？饭，没有，什么都没有，军部和师部这几天整个包了小店，不准应外活，委员没看见那几个刚从外面来的戏子？她们日里夜里的都在陪着官长吃酒划拳？……”

话没听完，我就逃躲出来，相信我总有希望吃到饭，我便环绕全城开始找寻其他的饮食店。太阳的光度，越来越直，燥热使街上的行人逐渐减少，四面的山显得更高，像要匍身压平这座小城似的。抗战将不少剩余的渣滓压挤到后方，连这万山丛中的古

城竟也都部分地换上新装，特别是几家新银行和黑货店，竟也采用了通过金沙江的急流运来的水泥作房屋表层。不到十辆的人力车，脚铃和喇叭交响着，在惟一的大街上跑来跑去，成为民众心目中的机械化部队。心想之间，忽然眼前一亮，那十几辆人力车上都坐上了打扮得像花朵似的女人和男人，他们的车子跑过去好远，我的鼻子中还在充满着廉价的香水气息。

全城差不多跑遍，我的眉头随着凝起来。真猜想不到全城的饭馆就只有那么两个，恐怕全城中间，根本没有几个老百姓有上饭馆的资格，旅客来到这里，都是要和他的货一齐留在堆栈里，堆栈的便利是为货不是为人，栈房里仅仅拥有锅灶，饭是让客人自己动手来烧。我虽然侥幸也住在堆栈里，但我从没有自己起过火，从不知道万山丛中的首城，连吃碗饭都这样难。若说小摊子，那是有的，但那却是成群结队的苍蝇的乐园，我惭愧自己的有一个脆弱的胃口，不敢前去打扰。

正当我在大路上彷徨期间，真是冤家路窄，我正遇到守边司令官郑大有坐着八人抬的大轿迎面扑来。他的轿子塞满了街，使我再快也躲避不及。有神枪手绰号的郑司令官的锐眼也好似看见我，隔着一丈远他便下了轿，非常有礼地和我握手，丝毫不像一个惯喜杀人的司令气魄，他用微弱而亲切的声音说道：

“走，走，到我家去——”说着话，看看腕上的西姆表，“我正要想打发人去催请你老哥先过来谈谈。”

我仍然是固执地逊谢，声称身体不好，一个作科学的人本能地是应有些固执。这位头发斑白的镇守边地的司令官，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一直领我走到他的家。那是一所新砌好的大瓦房，门上挂着“道德家风”的大匾额。走进去，原是重重正堂及两侧都悬着金碧辉煌的匾额和对联。每重门口都有精壮剽悍的保镖兵在那里站岗，高声地喊着敬礼，到内室，鹦鹉，猿猴，和狼狗都会

肃然起立向它们的主人致敬。

“你来得好——”郑司令的温和声音在说，他用白手帕拭着满头的汗。“我这几天都在想到请你过来谈谈。”

我猜不透这个闷葫芦，守边司令这样渴望和我谈什么？是否他私家的矿山太多，怕我来设法开采？是否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想特别来加以联络？莫非是他真把我当成什么大员，向我解释汉夷之间的误会？也许是真有什么老百姓对于他有了控告，他想事先加以疏通？

“坐，坐……吃一点……”

他让我坐在大红毡椅上，又请我吃一点冷奶茶。当他张开嘴方要说话时，一位秘书模样但是剽悍的人挟着一卷文件进来走到郑司令的耳朵边上轻轻说了几句听不懂的话。这位老军官的颜色变了，他立刻挺身立起，也说了几句听不懂的话，然后他改变一点颜色给我们介绍道：

“这是中央来的委员……这是牛参谋，他是夷人，牛家的酋长，你看不出吧，我有点事，就回来，你们先谈谈！……”

像是发生什么急事，郑司令官匆匆地走了。牛参谋坐在他长官的位置上，满面含笑地和我攀谈。我看他除了额高眉粗颧骨大，多少有点印度型外，其他和汉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的发音，听来听去都觉得十分正确。吃过一碗浓浓的奶茶后，满有精神的来东拉西扯，他告诉我傀儡民族的真相，这并不是一群吃人的妖怪，而是一群待救的可怜虫。为什么他要抢人，因为他们没有布，没有盐，没有铁器，没有这些他们没有方法生存；为什么要杀人，因为他不杀人别人要杀他，杀人是自卫的手段。他谈到那一群人的生活习惯，婚葬嫁娶和宗教，使我增加了不少常识，中间我有两次打断他的话，使他难于作答，一次是我问：“郑司令官的治边办法你们赞成吗——是不是杀人太多？”他的面色转灰，什么话也没

有回答；一次是我问：“我就是来开采你们地下的宝贝的人，你们是不是愿意？”他的褐色面孔又变淡了，忧虑地答说，那么一来，天菩萨会降灾使保婴灭绝。我看不过去这迷信的延长，便从缝衣的针线说起，一直谈到地下的宝贝必须要开发。牛参谋似乎有些领悟似的催问我什么时候进山？我则表示要顾虑安全，他突然鼓掌大笑说：

“你运气好，司令官的第二批收黑货的就要进山，你跟他们走再方便没有，他们专走别人不去的山沟子……”

“什么黑货？”我好奇的问。

“这个——”他用手作一个姿势，放在口中吸……

不知道这次谈话用了好多时间，郑司令官忽然愉快地从外面走进来，牛参谋憨直地便告辞而去，也许他很留恋这次畅谈吧，走时回头看我一眼，带着像浓奶茶一般的友情。

“对不起呀，”边地的魔王，喊一声便使保婴战栗的郑司令，这时温婉如谈情话的处女似的，“我想问你一点关于柳经理和督察处的事情。”

“哪一位叫柳经理？”我说。

“你们一道来的呀，”郑司令官倒有点惊讶了，“大裕公司的总经理，××派来的，你们一道来的不是吗？他来到这里，你当然知道，自然是为的作生意，可是，今年的生意全归督察处作了，他们不写票子，半分烟也是出不去的，缉私队早已扎好了口子。可是，大裕已经早存了一批货，这批旧货想先走，没想到前天在东关土地庙里被督察方面扣着了，双方为了这事要开火，不怕你笑，这地方，黑货就是一般人的命根子，尤其是像今年，货这样缺，谁先把货送出去谁先发财。”

我点头，承认我要采的黑货没有这黑货重要。

“就是前天夜里，缉私队围着了土地庙，而×部里那些家伙，

又派人把缉私队围着，枪上的保险钮都开了，我连夜赶了去，我告诉他们说，出了事情大家面上都不光荣，他们各人有个人道理，我说，我拥护中央，我可是又是××的部队，你们都做的对，就是我这个本地主人不对，谁叫我们这地方出这个呢？他们后来似乎觉得不好意思了，也就把枪放下来好好讲话了……”

“敬礼！”保兵进来报告，说是客人到了很多。

“我今天请这次客来给他们作说合。”郑司令官立起来整一整武装带，似笑非笑地说道：“回头再谈吧，我还有些事情要拜托你。”

在“威震万山”的匾额下的中堂上，郑司令官和我一同出现了，看来看去还是那几个熟人，今天的上宾，也就是我们一路上偕同走进万山的那几位远客，方才的一席话，揭开了两个月来在我脑府中的哑谜，我因而更加认识了他们每个人的出身，熟悉了他们的历史。平常我只知道柳仰山是××府的顾问，现在我留神一看，果然餐桌上的片子是“柳总经理”，全场上，除了那位墨镜罩着烂眼边的柳仰山以外，没有第二个人姓柳。我向柳仰山打招呼，满脸笑的握手。满头乱发的督察处汪处长摇摆着宽大的马褂走过来问候我。

“怎么，身体好些了？”他又像打趣我似的，“怎么我没来，你自己就来向主人告假吗？”

柳仰山挤着烂眼皮，汪希圣摇着大马褂，相对地哈哈放声笑起来，招得公栈的吴经理点着明晃晃的秃头顶也来凑趣，指手划脚说笑话，引得一群身披本地制造的“军人魂”的官佐们也莫明其妙的笑声不止。

东方式的大厅上，展开了近西式的宴会。座次都是事先排定的，菜是特重牛羊肉。郑司令官显出他的好酒量，不断地放声劝酒，大家真像是一家人，融融睦睦地纵谈一些风花雪月的故事，只要有人说，便有人笑。下级拚命拍着上级。我的身旁有个军官的

衣服上不时地送来一阵轻轻的廉价香水气，顿时使人想起方才一串洋车上的女戏子们……

欢笑声里，牛参谋不知何时偷偷走进来了，他伏在郑司令官的耳朵边又嚓嚓了几句，郑司令官的眉头耸一耸即刻离席道声歉，什么原因不说地出去了，客人们正在惊讶中，牛参谋笑语道：

“小事！小事，听说土地庙里抢走了火……”

客人们虽然各有各的心事，但酒席还是照旧吃下去。柳仰山顾问兼经理仿佛愉快非凡地向我举一举杯说：

“咱们是老朋友，喝一杯！”

“对，请一杯！”

柳仰山，当真是我走进横断山脉后首先认识的朋友。

西南横断山脉的脚底，万山丛中都是独立傈僳族的区域，环山中间到处都是黑色的沃土，经常行走，几百里都望不到人烟，那里荆棘封锁了通路，连石路都生了锈，水成岩与火成岩的接触层中孕育了西南最丰富的黑色矿床。

我奉命走进万山中间找钥匙。

“你来得巧，”镇守万山入口的钟师长拍着我的肩头说：“我们有一位柳顾问正要进山，你们正是同行，听说他也是在德国的什么学堂学的开矿，我们这里奉命送他和东西，你来得巧，你们正好一路走……”

这消息令人高兴得跳起来，立刻我就要了一封介绍信到他的寓所去拜望。在街上，我闻不到那洋溢的油漆气味，看不到那些大商店都钉着有两个门牌的奇形怪状。狭狭的马路，正在翻修，毫无秩序的人，拥挤着走来走去。冷不防一阵马蹄响使人海划出分水岭，我看到有位下级军官骑在大马上冲锋似的跑着，后面还有三个随从没命地跟着；两个是护兵，一个提着手杖，一个挟着公事包，另一个是听差打扮，手中空空的，大概是为了扶持长官下

马。路人们一面躲避，一面偷偷的小声说：“钱连长压着黑货回来了。”我看他们的身后，并没有什么“黑货”，这是我进了万山的门口后，首次听到这个名辞。

“请问这位同志，这里可有一位柳顾问公馆？”

到了目的地，那里尘土飞扬，有一连多工兵正在那里拆房屋，尘埃使人影幢幢，尘埃把交通截断。他们听见我问的客气，便向败壁里面指了指，让出一条路，让我从瓦砾堆上踏进去。“那个四扇屏门里，就是××送给顾问的新房了。”他们正在拆除一家商店，将为顾问改建高大华丽的大门。

顾问公馆的里外同样的都是乌烟瘴气。一片打牌声正在屏门后的大庭里砰砰作响。守门的卫兵通报之后，奉命把我引进一间书房里。房里有线装十三经二十四史，洋装的万有文库，中间挂着军长亲笔黄缎子裱的大佛字。桌上没有书，却有一桌破局的麻将牌，像是古巴比伦新发掘出来的颓垣断壁，巨石为肥手抚摸得张张发亮，这景象首先便使人感到心里有点冰凉。

随着茶杯，走进来一个矮矮的黑胖子，穿着布西服，没有打上领带，一只手托着墨镜，一只手拿着我的名片，在镶红色的烂眼边上仔细地看了又看，然后才再带上墨镜让坐让茶。因为我那名片上的头衔是一个中央的高级学术机关，他开口便问我在哪一国研究的地质？我便直捷地告诉他“国货”二字。我国地质界，丁文江前辈有句名言，不论你是博士，硕士，学士，什么也不是，只要你拿出成绩来，地质界便有你适当的地位。这个顾问开口的第一声，便不给人以好感。

“听钟师长说顾问在德国……”

“不，我是美国，德国呢，住过，还有……”

挤挤眼睛，他便纵谈他经过的国别，以表示各国的面包他都吃过，回国以后，从事工矿事业，“在上海、南京、北平、广东、

甚至哈尔滨，还有重庆，工矿界哪一位有地位的人不认识我兄弟，要我帮他们扩充事业。现在抗战了，也是真没法子的××主席老朋友，他再三打电报，我才到后方来，一方面固然是要躲空袭，一方面也要歇歇气。”当他向怀里取卷烟时，我赶忙说话了，三句并作两句的叙明来意。

“欢迎，欢迎，跟兄弟走，绝对安全，有些商人们花份礼钱要跟我同路我都拒绝了，不过老兄是例外，例外……”

“顾问这次进山有什么公事？”

“啊，”柳顾问吸口烟，有些神秘地说：“难道非有公事才去吗？我去看看老朋友，你知道有个木里，木里土司境内是金区，那土司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不只他，还有……”

正厅的牌声仍然在吵在笑。无形的引力使他连连打着哈欠，我方要告辞时候，突然从外面走进一位花枝招展的女性向他要钱，说是替他作庄已经把钱输完了，柳顾问得意地笑着，拒绝那女人硬要掏他的口袋。我便立起身来，约一声上路时候请通知，便行告辞，柳顾问乃谦卑地送我出了屏门，又把眼镜摘下来。

“噢，你给我跟阿金拍张像片好吗？”

柳顾问忽然发现了我这平庸的人，还携有这么个特异物件。

“对不起，”我直然拒绝道，“里面没有软片。”

柳顾问依然笑着向我鞠躬。……

干了一杯，柳顾问兼大裕公司总经理又笑着向我鞠躬了。

“来，老朋友，咱们也得干一杯！”

“我，我不能多吃酒。”

满头乱发的汪处长以饿虎的姿势扑向我，我只有设法避开攻势。

“希圣，咱们到底不够朋友咧！”

吴经理摇着明晃晃的秃头也站起来。

“哪里，”我连忙解释，“两位也都是老朋友，这样好不好，我一杯陪二位！”

“饶了你这小子！”

汪希圣处长眼睛亮亮地，看着柳顾问，有些酒意了。一口把酒吞下去。

在路上，汪处长吴经理和我们这一批偶然地聚在一起进山出山。

“快点儿抽，上路——啦——”

每天早晨都是背着月亮起来，看着满天的星斗消失，最早起床的总是吴经理，起来以后首先来骂滑竿伕，“你们究竟是煞主意，吃这么久还不上路。”汪处长总是在被窝里面呵止他的朋友，“知道你是夜猫子投胎了，时间还早呢，让他们多吃两口吧。”柳顾问腰里有两支手枪，这位实力派事实上便成为总团长，每天属他起得最晚，起来以后，便时常摇着手杖打人。那些抬人抬货的滑竿伕，睁开眼后，未吃白饭，先吃黑饭，然后再偷些尖兵吃剩的冷米团，猫猫虎虎的过日子。

天开了亮，尖兵便上路，我总是和尖兵在一起。

大队出发时，尖兵已在十里外了。这队内有一班荷枪的兵，一个排长，一个排副，二十多乘滑竿，络绎地展开成为一串长蛇，从这边的山腰能望见那边的山头，只有这样的队伍才敢在深山中出没，不怕野兽出没，不怕倮倮抢劫。抬着滑竿的伕子们，永远低着头，像前途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希望的光明似的。他们抬的只有几乘是人，其余都是箱笼。大包小盒，扎裹得十分严密，外面有的是贴着政府的朱红大封条，有的是被火漆印着一串的硬印，最可怪的是箱笼上面还放着十多杆新修好的大秤，不知道搬运进去作些什么？

行路时候不是安静的，风声，树啸，水响，夹杂着动物的嘶吼，多数人的心情都不好，惯于发怒，一层压着一层，把忍气吞声向着别人发泄，特别是在上坡路上，这群人间最可怜的滑竿伕，也在欺压着比他们更穷的伙伴。有群老弱的滑竿伕，不能抬长路，只能等在路口做临时的加班，我看见有个老头子，穷到把全身惟一值钱的布腰带，压给烟馆老板，吃了两口烟，才有力气抬滑竿上路，可是他从同行手里得来的代价，除了再吃烟外，并不能赎回腰带，他只得既一穷再穷，直到死亡。他们仅可把感情向着没有生命的东西发泄，每天都在骂天骂地骂石头，若是机会凑巧，他们会无端地向路边的汉化傛傛妇女示威，口口声声地叫着：“我考你们蛮婆子的皮呀！”蛮婆子只好从小森林逃到大森林里去。汉夷之间，隔膜越来越深。

在路上，我敲打石头，汪处长和吴经理唱和了一本诗稿；曾周游过全世界的柳顾问没有同调，只有躺在那大藤椅上，整天睡着觉。

“报告官长，米不够了……”

“找山药蛋呀……”

“报告官长，村子太少，住不开了……”

“地上铺点草，挤一挤吧……”

这样大的一支队伍，到处买米买菜，就像蝗虫过境似的，连乡下人预备过年吃的腌肉从地下都掘出来吃了。门板成了铺板，女人们偷偷向不安的门神作祷告。这群蝗虫，使一潭死水翻起了大波，搅乱了金融，抬高了生活，打开四面八方的交通，从本质上改变了这个四塞之区的里面的一切。

薄暮时光，到了打尖地点，大家都喜欢到山村外面散散步，看着四围的群山，由绿转黑，由清晰转模糊，感觉着山中空气由暖变凉，由凉转冷。我们在中午穿单衣，入夜披上大氅。他们都喜